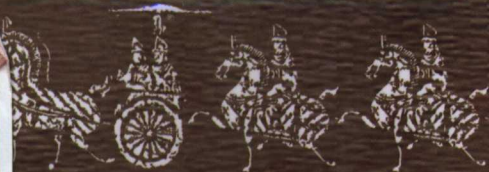


历史人物
系列丛书

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三国



树军◎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段树军◎著



历史人物
系列丛书

薛平

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操/段树军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6

ISBN 978 - 7 - 5013 - 3454 - 4/K · 1491

I. 曹… II. 段… III. 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9714 号

书名 曹操

著者 段树军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 - 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980(毫米) 1/16

印张 20

版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00 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3454 - 4/K · 1491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一、展露雄心不废帝	(1)
二、许都施谋为朝纲	(18)
三、果断清障手不软	(35)
四、征服袁术显奇能	(53)
五、官渡之战斗智勇	(71)
六、一鼓作气灭袁军	(89)
七、班师回朝重谋划	(107)
八、整顿内部笼人心	(124)
九、兵下江南重征战	(141)
十、为夺荆州把兵陈	(158)
十一、功成荆州骄情长	(175)
十二、诸葛施计赚曹兵	(191)
十三、孙刘联手战赤壁	(208)
十四、赤壁兵败情受挫	(226)
十五、挥师西进收张鲁	(243)
十六、一鼓作气讨马韩	(260)
十七、晋爵魏公终得志	(277)
十八、晋王封寿目也瞑	(293)



一、展露雄心不废帝

公元196年，正是东汉建安元年。这年的八月，中原大地，在如火的骄阳炙烤下，热浪滚滚，暑气袭人。

受到汉献帝封赏，走马上任几个月的兖州牧曹操，此时正和部下众将，在驻地许县的营中议事。他们的议事内容，主要是奉迎皇帝来许县安身。天气太热，尽管议事营内门窗大开，人们仍是燥热难耐，涔涔汗水顺脸流下，湿透衣衫。

坐在上首席的曹操，边拿手帕擦拭着鬓角边的汗水，边对众人讲话。

“诸位请多用心思忖，咱们身为大汉臣子，稳坐帐中，一日三餐，有酒有肉，天天饱食。然天子累遭劫难，初时被李傕、郭汜劫往长安，衣食无着。后被杨奉、董承等人又迁回都城洛阳。而都城早被董卓作乱洗劫一空，百般摧残，粮米稀少，住所难寻。操每每思之，无不痛心疾首，意欲把天子迎奉许县居住，以尽臣子之道，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曹操话落不久，大将曹仁离席而起。他摊开双手说：“主公所言，不无道理，天子有难，臣子分担，也属天经地义。不过，就目前处境，我们也有难处。咱到许县刚刚立足，袁术、袁绍、吕布诸多强敌兵陈四周，对我等虎视眈眈，随时都会进犯。我们粮草尚且不足，真要把天子迎来，一千人等，吃喝住睡，承担起来实是负重不小，万望主公多思为宜。”

曹仁话虽委婉，但也较直爽。因是家族兄弟，说话从不顾及。基于已成习惯，曹操也就见怪不怪。

众人正在思忖着曹仁的讲话，忽地又站出一人，甩出几发“炮弹”。

“对对，子仁将军言之有理。当前，正处动荡之际，不管什么天子、



曹操

地子的，来了就是一大包袱，别人甩还甩不及呢？我们何苦自找这个麻烦？你看刘表，袁氏兄弟，哪个不比咱势力大，他们都不奉迎，咱们迎个屁呀！”

此位真是直来直去，毫无隐晦之意，且语言粗野，目无尊长。众人放眼一看，谁呀？大将军夏侯惇。

这番话如果换个别人，是断断不敢。而如果是别人来说，曹操也是断断不允。可这个夏侯惇放了这一炮，曹操不仅没有发怒，而是呵呵一笑，摆摆手说：“元让不要着急，有话慢讲不妨？”

曹操的火候、性子，真的这样好吗？非也？这里面有个主要原因，夏侯惇也是他的一个族弟！

原来，曹操的爷爷曹腾在东汉安帝时期，就进宫成了黄门从官，用后来的话说，就是进宫当了太监。众人皆知，太监因已去势再无生育能力。为了有人继承他的官位和财产，就从当地夏侯家抱养一子，取名曹嵩。曹嵩长大以后，在东汉桓帝时入朝为官，担任司隶校尉。待儿子曹操长大后，方辞职还乡。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曹操逐渐清楚了自己的身世。了解到“夏侯”氏是本身的血脉渊源。所以，在他长大带兵起事时，一起从军的既有曹家族弟曹洪、曹仁等，也有夏侯族弟夏侯惇、夏侯渊等。尤其是夏侯惇，入伍以来，武艺出众，勇猛异常，出生入死，时刻不离曹操左右，对这位兄台可谓忠心耿耿，沥胆披肝，立下累累战功。所以，曹操对这位族弟十分器重，而夏侯惇在这兄台上司面前，向来是无拘无束，斗胆直言。

帐下的文官武将，见曹操并未因夏侯惇的直言犯谏发怒生气，都深深出了口气，汗水淋漓的脊背上，随着松弛下来的神经，比来了一阵习习凉风还舒适惬意。只是，众人面面相觑，久久无语。

曹操见状，手拍桌案，倏的离席而起，脸色严肃地说：

“众位为何不语？方才子仁、元让将军各陈己见，是否良策，还请大家定夺。有话直说，总比不说要好。况且，奉迎天子，乃燃眉急事，岂容优柔寡断？”

曹操话音刚落，帐下文官中有人轻咳一声，慢慢地站了起来，说了一句：“对曹将军、夏侯将军的见解，本人不敢苟同，我十分拥护主公所言，即刻奉迎天子来许。”



此人声音不大，分量倒是不轻，硬邦邦地向两位将军唱起对台戏。是谁，原来是谋士荀彧。

荀彧，字文若，投在曹操麾下已有几年。他头脑聪颖，腹有谋略，在曹操的征战生涯中，出过许多良策，被曹操视为汉初的张良。他铿锵有力地

说：“当前，天下人乱，群雄奋起，汉室江山摇摇欲坠，朝不保夕。起初董卓窃据要位，祸乱朝纲，引的国人共愤，讨伐之声遍于田野。后来，又有李傕、郭汜作乱，裹挟天子至长安，穿山越岭，受尽颠沛流离之苦。现虽已回都城洛阳，但仍遭缺衣少食、半饥半饱之灾。主公今被皇帝封赏要职，更应奉迎天子来许，报效皇恩，以赢得天下人的赞许！”

说到这里，荀彧看到曹操频频点头，且又面露喜悦之色，就又清清脆脆地说下去：

“当前，群雄势力强者，莫过于袁家兄弟和吕布。他们雄心勃勃，屡有废帝称霸之心，招得天下共愤，实乃鲁莽荒唐之举。而主公在天子危难之时，伸手相援，将帝迎来，既换得国人有口皆碑，又对咱们的事业有千载难逢的极大益处。”

这个荀彧不愧为有张良之才，他不仅陈述了废帝和迎帝的利害关系，而且还藏而不露地说出了迎来皇帝并不是赔本的买卖，而是大有赚头。

此时待在洛阳城里的汉献帝，年纪刚刚十五，加上本身的怯懦性格，半点主见也无，一切听命于杨奉、董承的摆布。虽是如此，这皇帝的大牌子，还是高悬头顶之上。其实曹操奉迎天子之意，早已胸有成竹，今天在营中议事，只不过是下部下人的一番测试罢了。

奉迎天子，也不是今天刚刚提出，早在曹操刚任兖州牧后，他的谋士毛玠就已献此良策，只不过比荀彧说得详细一些，毛玠说：

“当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谨流亡。真所谓国不泰民不安。这样下去，绝非长久之计。此时，急需一个有雄才大略之人收拾颓唐局面。纵观他人，个个虽有许多军队，也有较多粮草，但他们一心想的是称王称霸，全无顾全大局之心，所以，谁也不能成其大事。唯主公，与此等不同，完全能够担当其任，收拾残局，一统大业。”

接着，毛玠又向曹操提出三项建议，即奉迎天子，修耕植，蓄军资。

“奉迎天子以令不臣”，这是毛玠的核心建议。试想，天子正在颠沛流



曹操

离，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各方诸侯都不伸手，此时有人来尊奉天子，天子焉有不感恩戴德之理？如果借机向天子提出什么建议，天子也不可能不加以采纳，这样还愁支配不了天下的诸侯、大臣？

今天荀彧的议论，和毛玠所言如出一辙，直喜得曹操笑容满面，他扔掉擦汗的手帕，击节说：“知我者，真荀文若也。”

曹操又稳稳落座，抬头望了望曹仁、夏侯惇，微微一笑说：

“二位将军所见，乃小家之言，而文若所说，方是大家之论。诸位也知，当前天下时局难定，天子幼小，且软弱无主见，身旁的韩暹、杨奉、董承之流居功自傲，暴力恣睢，帝极无奈，只有任其摆布。若此时把帝迎到身边，行君臣之礼，借天子之言，还愁制约不了诸侯？此时机实属可遇难求，万万不可错过！”

只一番话，说得帐下众文官武将频频点头，更有那头脑灵活、舌尖嘴巧之人赞不绝口：“主公所言，真知灼见，实乃宏论。我等鼠目，望尘莫及，实是惭愧。”

曹操也知道这些人在陈述主见时缄口不言，而对自己的话则大加吹捧，是实足的“拍马”。但总归是好意，也就未加斥责。他当机立断，向下发出指令：

“中郎将曹洪听令，你带五百人马，速去都城洛阳，奉迎天子来许。你要谨记，天子要毫毛无损，大臣要一个不缺，速去速回，不得有误！”

中郎将曹洪引领一队人马，在炎炎烈日下猛劲向西北进发。宽阔的大道上，骏马蹄踏扬起的尘土，形成一道人为的屏障，完全隔断了人们的视线。两旁的庄稼，因充足雨水的滋润，长得绿茵茵，偶尔有一片高秆的玉米、高粱和几棵绿树，其阴凉遮在疾驰的行人头上，令人感到丝丝凉意。

天气尽管炎热，坐在马背上汗水涔涔的曹洪等人丝毫不敢耽误行程。他们清楚，此行关系着主公日后的基业，更关联着自己的前途。且不谈曹操治军军纪多么严明，就是身为一个家族战将，对主公必须忠心耿耿，尽心尽力的去完成自身的使命。

马蹄得得，烟尘滚滚，曹洪及其众人疾驰前进，终于在第二天上午来到居住都城洛阳不久的汉献帝的宫门前。

曹洪翻鞍下马，撩起战袍擦去脸上的汗水灰尘，向守门将士通报：“兖州牧特使曹洪，奉主公曹操之命，特来迎接天子回许县居住，请予



通禀。”

此时的汉献帝刘协，正和群臣议论今后的去向。站在下面的樊稠、韩暹、李乐、张杨、杨奉、董承等人，一个个摇头晃脑，阐述着自己的意见。

处在高座之上的汉献帝，面容憔悴，双目无神。他静静地听着群臣的议论，头脑里不时显现出颠沛流离的旧景。

是啊，多么可怜无奈的皇帝呀！在他九岁，还不谙世事之时，就被董卓挟持着登基称帝，改元初平。自从当上皇帝那天起，就一天也没有安稳地生活过。董卓执政，祸乱朝纲，王允授计，除掉董卓，袁术、袁绍拥兵自重，挑起诸侯纷争，李傕、郭汜作乱内讧，将天子劫持长安。都城在战火的摧残下，遍地狼藉，满目荒凉。现在，在自己力争的情况下，依靠韩暹、杨奉等人又回归故里洛阳都城，而群臣又整天为今后的去向争论不休。他烦透了这种喋喋不休的嘈杂之音，但尚未失聪的耳朵偏偏把这些话又都收听进来。

安集将军董承，现在成了汉献帝的老丈人，说话比谁都硬。

“大家都说洛阳又穷又破，但这里毕竟是都城。几代皇上都在此居住过，真如果迁往他处，提此建议之人，都是心怀叵测。”

董承几句话，如同在奄奄一息的火堆上浇上一勺清油，立即火苗四起，众口反击。

韩暹首先讲话：“董将军所言甚谬，谁有不测之心？想当初是我们尽力为之，将皇帝从长安迁回这里。现在想迁出，无非是想找个生活出路。总因在这个破地方，如果诸侯来犯，就是饿也把众人饿死！”

韩暹刚讲完，兴义将军杨奉也站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直喊：“董大将军你有何等能力，还坚持守这个破城？你不同意迁走，好，你把宫殿修起来，把粮食弄来，我们大家都给你叩头作揖。”

董承见二将把炮口全对准自己，好生烦恼。他正准备用话回击他们，忽听外面有人来报：“兖州牧曹操，派人来迎接圣驾到许县。”

曹操，这个名字、这个人，对谁都不陌生。尤其是汉献帝，对曹操印象更深。不论在讨伐董卓方面，还是平定李傕、郭汜作乱方面，曹操都为汉室立下汗马功劳。就在一个多月前，曹操亲身来到洛阳，九叩三拜见了自己，并带来了许久未见的粮食和酒肉。他抚摸着自已陈旧的龙袍，眼泪



曹操

簌簌而下，其礼，其情，何等的诚敬啊！为此，给了他新的官位，录尚书事，并授予符节和黄钺。现在，曹操兵驻许县，着人前来迎驾，更显其忠心无二。

想到这里，汉献帝舒展开笑脸，连声说：“好，这正合朕意！”他刚想下旨，传唤特使前来晋见，不料，正在气头上的董承厉声相拦：

“且慢，曹操何许人也，竟打发来人恭迎圣驾？再说，许县乃弹丸之地，他有多大的能力，让朝廷去那儿存身？据我猜测，这个曹孟德居心叵测，皇帝万万不能前往。”

不管董承的为人如何，不论他与曹操有无私人成见，在这一点上，多少还有些政治头脑，居然一下说到点子上。然而只这句话不要紧，却给自己后来埋下祸根。

献帝本想把曹操使者曹洪唤进来，听听兖州牧的主张，以决断今后的退路。今让董承一番话，噎了个瞠目结舌，完全打消了召见曹洪的念头，随即传下旨意：“朕现在议事，无暇面见外臣，请来入返回许县，告之兖州牧，朝廷去往何处，日后再议。”

其实，就在董承说完话，汉献帝在思考的过程中，阶下一个叫董昭的人，因和曹操私交很好，就偷偷溜出来，将事情经过告诉了曹洪，让他转告曹操，再想良策，一定要将天子奉迎许县。所以，待传旨之人说完后，曹洪二话没说，调转马头回去了。

待在许县营中的曹操，并不比皇宫中的君臣轻松多少，也不比来回驰骋的曹洪等人舒适安逸。当曹洪他们走后，曹操的大脑一刻也没停止转动。

是啊，别看汉献帝周围尚有一些文臣武将，但处此乱世之中，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打算。有几个人能为汉室江山着想？有几个人能为黎民百姓着想？更有几个人能为眼前的皇帝着想？这些人，别看出谋划策、行军打仗都不怎样，但打起自己的小算盘来，倒都是顶呱呱，个顶个。尤其是那皇帝老丈人董承，胸无点墨，志广才疏，专会搬弄是非，嫉贤妒能。曹洪此去，如没有董承拦阻，或许能够成功。

想到这里，曹操望望天空，但见蓝天白云，烈日如火，在营中呆着尚且燥热难耐，那么，走在途中的将士，该何等的辛苦哟。

他拿出条手巾，在凉水盆中洗了洗后，在脸上擦拭几下，丝丝凉意，



给出汗的身躯带来点点舒服。他刚把手巾拧干，忽然外面传来马嘶之声。曹操急忙放下手巾，身后营门一开，曹洪已风尘仆仆地进来。

曹洪见了曹操，赶紧行礼谢罪：“下官曹洪，办事无能，有辱使命，未能迎得天子来归，实是罪不能赦！”

曹操弯下腰去，将曹洪扶起，拉过个椅子让他坐下，安慰说：

“子廉已经尽力，何罪之有，喝口水慢慢讲话。”接着，递过一杯凉茶给了曹洪。

曹洪这才安稳下来，喝了一大口茶水，向曹操学说了事情的全过程，尤其是董昭的讲话。

曹操在他的位置上坐着，边听边手拈胡须。听完以后，并未暴跳如雷，也没有大声责骂，而是静静地思索起来。片刻之后，他口气沉稳地说：“果不出我所料。好个董承，到时看我叫你来求我！”

这年的八月十五日到了。自东汉起，中国人就有了过中秋节的习俗。

洛阳城内。早饭刚过，安集将军董承正悠闲地坐在花园凉亭下，看着下人们在湖中捞鱼，准备过一个和和美美的中秋佳节。

此时，有人进来报告：“将军，外面有两个人求见！”

董承忙问：“谁来有事见我？”

下人回答：“不知何人，只说见了将军再说。看样子有什么东西要送！”

董承有个毛病，特别爱占便宜，朝廷内外人人皆知。尤其是当了国丈以后，那些拍马逢迎的人络绎不绝。这个送钱，那个送物，他是来者不拒，见礼就收。若是想托他办事，两手空空，钱物不带，成功的概率几乎是零。

今天是中秋节，不定又是谁来“孝敬”？既来之，则接之，董大将军向来不会客气。于是，他告诉下人：

“快去，唤他们进来！”

求见的人来了，都是军丁打扮。他们放下两大包东西，见了董承，马上跪地叩头。没等董承发问，就自报了家门：

“董老爷，我们是从许县而来，奉了主公曹操之命，在中秋佳节，特备些薄礼前来问候……”



曹操

没等他俩说完，董承马上拦住话头：

“等等，你家主公曹操，远在许县，怎能派人前来？你们是何人，敢来冒充公差？”

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点的赶紧回话：

“老爷请勿着急，我们是三天前，奉主公之命来此办事的。临行前特意嘱咐，八月十五这天前来拜会你老人家。对了，这里还有主人一封家信。”说完，递给面前的董承一封信。

董承接信在手，一看正是曹操的手笔。信中大意是“将军常年辛劳，为汉室呕心沥血，国人无不叹服。上次奉迎天子，将军出于公心，予以制止，实乃利国之举也。曹操不仅不恼，还为你的直言深深敬佩。今又逢中秋，特备薄礼相送，物虽不多，情感尚重，万望笑纳。”

看完信，董承哈哈一笑说：“好个曹将军，不计前嫌，还有礼物相赠，胸襟可谓大矣！好，这礼我收下。回去告诉你们主公，有机会来都城一叙。”

就在董承在家收礼的时候，兴义将军杨奉和司马张杨的府上，同时去了两个密报之人，说董承在皇帝面前给二位常进谗言，贬低将军目光短浅，志大才疏，迟早要把你们撤职。

杨奉、张杨听到后，因都知道董承仗势压人、心地不善，所以对这番话深信不疑。好，你是皇帝老丈人，那就把皇帝交给你了，咱们赶早到外面驻防算了。二人一商量，搬出洛阳城去了。

此时，大将军韩暹也去了外地，朝内武将只剩董承。至此，他方感到了孤单。假若袁术、袁绍等人前来进犯，自己孤掌难鸣，怎保天子安然无恙？现在朝内闲杂人员不少，但个个都是等闲之人，找谁来做帮手呢？

他骤然想到了曹操，于是，就奏请献帝，要曹操来京护驾。

其实，所有这些，都是曹操一手策划的，事情的发展，也是完全按他的预料顺利进行。当曹操接到汉献帝的进京圣旨后，不由捋须长笑：

“哈哈，天助我也！”

曹操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汉献帝的身旁，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护驾将军。

临来洛阳之时，曹操把众将召集到一起，进行了依依惜别式的谈话。



还是那个夏侯惇，愣愣怔怔地发起牢骚：

“去那破地方何益之有？在皇帝眼皮底下一呆，还得受他管着，哪有在咱这块地盘好。你是主帅，对我们这些人随意吩咐，任意使唤，真正是人上之人，何必在人家面前充三孙子！”

夏侯惇的讲话，粗野实惠，幽默动人，不仅帐下的文官武将发出笑声，就是在上座静听的曹操，也笑了起来。

曹操笑着望望夏侯惇，叫着他的字说：“元让，你的年龄已是不小，在军中带兵也是一名猛将，怎么就不学着点动动脑子，学着说点文雅话语？”

站在文官席上的荀彧说道：“主公此去，不知有何打算？是长期留于京都，还是仍回许县？”

曹操一笑，他站起身，背着双手在营内踱起步来，从他的神情上，那些头脑聪颖之士，都知道主公又在深思，也在谋划着今后的出路。

踱了一会儿步子，他又回到原地坐下，面色严峻地说：“文若他们问得很对，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我是不会在洛阳呆很长时间的。是的，当今天子，内忧外患，危难之时多于平安之日，我这做臣子的，前去护驾，一安天子之身，二安百姓之心，若是不去，定有负于天子对我的封赏，有负于对我的厚望，有负于一些臣民百姓的期盼！但是，洛阳绝不是我的久留之地！”说到这里，他见大家都在屏气凝神的听着，就又接下去说：

“诸位放心，我曹某人初衷不改，一定将皇帝迎来许县，以尽我的臣子之道！”

曹操带着护卫将军典韦和五十名士兵，在中秋节后的凉爽之天，策马疾驰在去洛阳的大道上。因急着赶路，晓行夜宿，马不停蹄，仅两天时间，就到了洛阳城。

到洛阳后，他们找到了汉献帝的住处，宫里人带他到汉献帝面前。曹操跪倒叩头。连呼：“罪臣曹操见驾来迟，还望吾皇赦罪！”

孱弱不堪的汉献帝，手拽着那身不合体的龙袍快步来到殿下，用手将曹操搀扶起来，细声细语地说：

“卿家快起，你如此忠于汉室，何罪之有？来人，快给曹将军让座！”



曹 操

曹操坐了下来，他仔细观看刚刚坐于龙座之上的汉献帝，内心不觉翻腾起来，两行热泪簌簌而下。

是啊，这小皇帝太凄惨了。弱小的身体，怜恹的面容，无奈的眼神，时时处处无不显露出百遭磨难的容颜。细想，如果有一个好的环境，有一种好的生活，整日过着衣食不愁，花天酒地的日子，怎么也不至于这副模样。

曹操擦去泪水，又想到眼前的政治背景，皇帝生活尽管如此困苦，那些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还不时向朝廷发难。他们看不到因他们的争权夺势给天下百姓带来的苦难，看不到因他们觊觎皇位而给朝廷带来的祸殃。这些人，有愧于汉室臣子，有愧于皇帝的封赏！只要有我曹操在，这种局面一定加以改变，那些争权夺势、蝇营狗苟之徒，决不让他们有好日子过。

此时，坐在上面的献帝，看到曹操至诚至切的伤感，内心激动不已，他对着曹操说：

“曹将军请不要为朕过分忧心。你的此情此义，朕会永记心头。今日来到朕的身边，我心定了，朝廷安稳了，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用你的智慧、你的才能，尽快扭转这不利局面。”

晚饭过后，曹操漫步走上洛阳街头。此时正是九月初，清淡的、弯弯的月牙儿，已经移向西方。在星光闪闪的夜空里，阵阵秋风吹过，使穿衣不多的曹操感到丝丝凉意。

说实在的，对都城洛阳，曹操并不陌生。他幼年时候，随父亲曹嵩就多次来此居住，长大了步入政治仕途后，也几多在这里为官。对这里的一街一巷，一个门口，一条道路，不说了如指掌，也是相当清楚。想当年，都城何等的繁华，多么的昌盛！白天，宽阔的大街上车水马龙。鳞次栉比的店铺里人来人往，琳琅满目的物品引得人们争相购买。在城隍庙的大街旁，打把式卖艺的，出售杂耍的，吹拉弹唱的，交织出一派太平景象。每到夜晚，街头巷尾多有各色灯笼高挂，卖夜宵的，下饭馆的，逛妓院的，也是出奇的热闹。

唉，现在呢？曹操边走边想。现在的都城早已面目全非。经过董卓、李傕、郭汜等人的轮番糟蹋，往昔的旧景已不复存在。断壁残垣，庙宇颓废，宫殿被毁，荒草凄凄，人烟稀少，已成了今日都城洛阳的真实写照。



夜色越来越黑，街上寂静得叫人心里发毛。曹操不往前走了，他转身回返，坚定的脚步落在凹凸不平的大街上，显得是那么沉重有力。这脚步透出了曹操的决心和信心：定尽己能，报效朝廷，鞠躬尽瘁，肝脑涂地。不为彪炳青史，只为天下太平。

第二天早朝以后，献帝把曹操单独留下，君臣进行了一次机密性的谈话。

可能是因曹操的到来，心感踏实之缘故吧，今日皇帝的脸色，要比前几日强得多了。稚嫩的小脸上渐渐布上红晕，有了充足睡眠的双眼，也忽闪忽闪的出现了光辉。

献帝把曹操唤至身边，指手让坐。曹操忙低头回答：“哪有臣子与君同坐之理。多谢皇上，承蒙厚爱，我就这样说话吧！”

献帝呵呵一笑：“曹将军对皇家一向耿耿忠心，从无二意。如果先人地下有知，也不会忘记你的辉煌功绩。今此屋只有你我二人，就不必再行君臣之礼，无拘谈话吧！”

在献帝的诚恳要求下，曹操终于坐了下来，二人的谈话也就开始了。

先开口的当然是汉献帝：

“曹将军，你到都城已有多日，朝廷内外情况恐已掌握不少。依你之见，日后准备如何行事？”

沉思一会儿后，曹操才说：

“皇帝如此抬爱，我已诚惶诚恐。方才所提之事，我也思忖许久。就目前来说，朝廷内部人心混乱，各怀异心。出去的杨奉、韩暹等人，权欲熏心，明争暗夺，和朝内的人内外勾结，沆瀣一气。弄得朝内人人自危，互不信任。依我之见，当前急需做三件事情。”

“三件事，哪三件？曹将军快说！”

曹操的话刚一停顿，汉献帝就迫不及待地催促起来。

“所说三件事情都很紧急，但最紧急的一件事，应是先整肃朝纲，清除内患。”曹操接着话茬说。

清除内患，清除谁呀？曹操没有说出来，汉献帝也没有下问。君臣这番谈话，算是宣告结束。

说起内患，曹操确有所指。一个是侍中台崇，一个是尚书冯硕。这两个人都是汉献帝眼前的红人，惯于迎奉拍马，拨弄是非，是两个十足的小人。



曹操

人。因是献帝宠臣，曹操故没说出名姓。不过，曹操已定决心，及早将二人除掉。

还是这次曹操到洛阳之前，收到了董承的信件，邀他来京护驾。此事侍中台崇不知怎的得到了消息，听到后，晃着自己不大的小脑袋盘算起来。

台崇想道，这个曹操，是人中豪杰，听哥哥说过，他曾与董卓有隙，暗中搞过刺杀，又杀过吕伯奢一家，鬼疑多心，更不厚道。所以如若来朝护驾，不定谁会遭殃，还是想法子挡一挡。

这小子也是死期将至，曹操的这些事情与你何干？他偏要从中作梗，搬弄是非。一方面，串通了尚书冯硕，到献帝面前去说曹操坏话，另一方面，派人去联系外边驻军的韩暹，进京加以干涉，并威胁太尉杨彪，到朝廷内外散布谣言，中伤曹操的为人。

台崇原想此事做的十分神秘，谁知早让拜议郎董昭知之。这董昭早就赏识曹操的豪爽大度，谋略超人，这次来京也早曾给皇帝建议。现在，一个小小的侍中，竟敢行此大逆，实属可恶之极！于是，董昭采取先入为主的方法，奏请皇帝，曹操来京，勿听闲言碎语，并给韩暹等人写信，不要轻信台崇小人之言，还将冯硕派出的散布谣言之人抓进牢房。待曹操进京后，董昭利用一个时机，全盘予以托出。这也等于给台崇、冯硕加判了死刑。

这天早饭以后，曹操在他的住处叫人布置好厅堂，放好桌案。桌案上摆好皇帝所赐的符节和黄钺，下面摆好椅子。他吩咐侍从官：

“快去请各位大臣来此议事！”

侍从官刚要出去，曹操又说：“站住！”接着，拿出桌案上的符节，对侍从官吩咐：

“你持符节，去通知王公大臣，速来此地议事，如有借故不来者，杀头斩首，贻误时间迟到者，重打三十军棍，速去速回！”

侍从官带着两名挎刀武士，手持皇帝所赐的有生杀大权的符节匆匆去了。曹操在厅堂里，边踱步，边捋须思考。

是啊，这是他人都以来第一次行使生杀大权；

也是他在朝廷王公大臣面前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威严！

有权，就要会用、会使、会制裁一切有虞之人；威严，全凭自己的行为来树立，尤其重要的是在人们心目中来树立。



威严，显示着自己的权力。将它用好用坏，完全关联着自己今后的发展和前途！

正思考间，人们陆陆续续地都到了。

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向曹操打招呼：“曹将军好，曹将军辛苦！”

当然，这些打招呼的人群中，曹操已经注意到，既有台崇，也不缺冯硕。

这个侍中台崇，三十多岁，獐头鼠目，脸面白色，说话尖声细语：

“曹大将军好威风呀！”说完，坐在人群之中。

那个尚书冯硕，四十岁上下，身材臃肿，脸大脖粗，临坐之前，面向曹操皮笑肉不笑地说声“将军好！”坐下后就再没声音了。

人已到齐，曹操就坐。面前的桌案上，摆放着皇帝所赐符节、黄钺，背后站立着曹操有名的护卫将军典韦。典韦身高五尺，面孔黝黑，络腮胡子，在粗粗壮壮的身躯上，横挎一口宝刀，双目炯炯，不怒自威。

厅堂鸦雀无声，人们都不知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这位曹将军派人手捧符节请人，不亚于一道圣旨，谁想不到也不行。

正在人们面面相觑，悉心猜测时，坐在上面的曹操开口了。只听他说：

“各位公卿，上个月我奉天子指令，来京城护驾。在这二十多天里，我百感交集，不胜忧心。想当年，多么好的都城，多么好的升平景象！而如今，是这么的破败不堪，人们的生活如此穷困潦倒，连草根、树皮、谷糠都啃食干净。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人祸呀……”

说至此，曹操拿眼看看下面，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清清嗓子，继续说：

“人祸谁造成？是董卓，是李傕、郭汜他们。他们把汉室江山弄得支离破碎，遍地硝烟，杀声遍于四野，尸横街头，百姓流离失所，天子举止不定，居无定所，其罪昭昭，罄竹难书。当前，皇帝刚从长安搬来不久，陪伴而来的杨奉、韩暹等辈，全部逃之夭夭，另谋出路，丢下皇帝不管，其行也属不当。经此劫难，天子已是软弱不堪，凡有良心者，食汉室俸禄者，都应为国忧心，替皇帝分担眼前之苦。可是，有些人就是心怀叵测，拨弄事非，唯恐天下不乱！”